



# 湖北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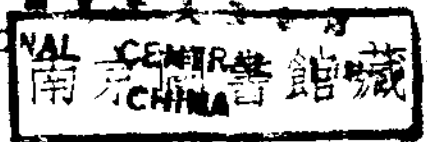
時	從人權看憲政	霽回
事	台變的教訓	有年
評	遷怒與回敬	雲坡
論	概括歟？列舉歟？	少岑
	寫給湖北論壇兩週年	賀有年
	中國政治的一個癥結	談師籍
	兩年來的回顧	黎少岑
	議憲雜感	胡國亭
	未名雜文	曉淵
	以真情告訴人民吧（時論選輯）	
	讀關於老子問題後（讀者來訊）	龔學亮
專	洞庭湖天祐皖案之剖視	賀有年
載	何議長為省企業委員會案覆賀參議員函	

第二卷

# 4

湖北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 從人權看憲政

霽回

沒有那一部憲法不是大書特書，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可以說，人民爭取憲政，就是爲了這一大事。而人民的身體自由即人權，更是基本的基本。本年元旦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對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規定特別周密。這說明過去有使立法不能不周密的事實。憲法雖然還沒有實施，但調政時期約法和提審法，都是保障人權的煌煌法典，人權在法律上有保障，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從政府接二連三發布保護人權的命令看，反映出已有妨害人權的事實存在。也可以從這裏窺見，政府對於妨害人權的事實引爲不安，所以信誓旦旦向人民保證。也就是說，我們要實施憲政，決不能不保障人權。

事實是怎樣呢？鄉村裏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人權，捉啊！關啊！打啊！是家常便飯。這些時從報紙上看，北平大規模的搜查逮捕，上海不斷的有許多市民被捕失蹤，引起教授們和各報社憤慨迫切的呼籲。這不能不是政治上極堪注意的一件大事，在實施憲政的前夕，尤其是值得注意的。

並不是說，保障人權就不能逮捕人和拘押人，而是說要依法逮捕，依法拘押。怎樣叫做法治？就人權這一項講：政府先拿法律明白告訴人民，什麼行爲是犯罪，犯什麼罪就什麼樣辦。人民有了犯罪嫌疑，依法要拘捕的話，須由有權拘捕的機關執行，捕獲後於二十四小時內送司法機關審理。審理的結果，無罪，當然開釋；有罪，便宣告認定犯罪和處刑的理由。這樣，便是法治，便是保障人權。這樣，人民便感覺身體自由有了保障，天宇宏廓，心境輕鬆，沒有一無所措手足的痛苦了。但是，這樣作，於國家的利益是不是有妨害呢？絕對沒有的。并且，要這樣做才是國家的利益。政府負有維護國家治安之責，果真發覺有人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當然不客氣的迅速處理，儘管拘捕時防其逃逸，不令人知，事後就再沒有秘密不公開的必要了。依法送審，依法判決，這些亂徒凶犯能逃法網嗎？所以說於國家沒有不利。假如不公開，不依法，便易引起疑懼，助長謠言，加重人心的不安，甚至於造成恐怖，激起騷動。這些，都是敵黨趁心趁願的，也就是所謂「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這樣，當然於國家不利。反過來作，便法紀彰明，威信昭著，人心安帖，反側無聲，所以說是國家的利益。

從人權的保障，看憲政的實施，要想得到肯定的答案，擺在眼前的一些事實，似乎需要加以修正。

## 台變的教訓

有年

三月八日大公報載：「行政院頃頒令全國各地行政機關，凡易招反感之設施，應酌予減免。因全國各地社會秩序尚未完全納入正軌，亟宜力求安定。故凡足以引起人民反感及受人煽動利用之行政措施，應予避免。該令飭有關部會及各省市縣轉飭所屬，如取締攤販，取締人力車，拆除棚戶等政令，易招人民之反感，均宜酌量緩辦，更不宜有強迫情事。」這條新聞，人民一讀一點頭，一讀一零涕，感激政府這一洞悉民隱的文告！

這項通令，是在台灣事變以後發出的，顯然是因台變所得的教訓。「然而能改，善莫大焉！」一個人的修養應該這樣，政治的改進也應該這樣。台灣事件，不能否認是收復失地後的一個大諷刺。無論事件內容如何，而官吏平時專橫，臨事操切，以致激成巨變，為不可諱言的事實。果能因此喚起大小官吏的警覺，進而考慮行政用人的態度，以後任何地方再不引起人民的反感，再不給人以煽動利用的機會，便是國家之福。「德慧術智存乎疾疾」，「殷憂所以啓聖明」，台變的教訓，是極可珍貴的！

令文中曾提到取締人力車的話，筆者上年從報紙看到，政府取締人力車的命令，限上年年底辦竣。曾向此間主管人員提出忠告，我說：上海因取締攤販而引起騷動，武漢情形比較單純，政府本可放心，不會發生那樣的騷動，但假如逼得失業的人太多，那問題還是存在的。請你們執行命令要慎重，假如鬧出亂子，還是有責任的。那時，主管人員或者認為是過慮，是危言聳聽。今天拿行政院的通令來對照，筆者却言之在先，差不失為一符之應。也可以證明吾儕小民的拳拳忠愛，絕對沒有存着不擁護政府政令的成見。

台變那麼大規模的騷動，在內地雖然不會發生，但假如大小官吏一意專橫，操切，引起人民的反感而不顧，給人以煽動利用的機會而不防，那問題還是存在的。許多地方的民意機關，為征糧的苛擾，呼籲停止；為征兵的違法，呼籲改善。這些呼籲，都是從人民肺腑中發出的聲音，隨着這聲音不知流過多少血淚！也就是民意機關對於政府的一片拳拳忠愛，為了盡到忠愛不知費了多少筆墨！希望政府把台變的教訓擴大到每件事，貫徹到各部門，人民的反感是極可怕的！古人臨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這是多麼兢兢業業！何況今天是人民世紀，政府正在推行民主憲政，像台變一類的教訓，只能受過一次為止。力戒引起人民反感的文告，字字惻怛，句句警切，百爾執事，應當刻骨銘心，不要當作例行的通令看啊！

## 遷怒與回敬

雲坡

大公報駐台灣辦事處曾經一度被台省警備司令部封閉，原因聞為該報二月十二日所刊社評「請愛護台灣這一片乾淨土」一文。封閉是三月十四日的事，距社評發表一個多月，顯然是「二，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台省當局一腔的火無處發洩，便遷怒於這一社評。

三月六日大公報的社評「台灣慘案感言」裏面，對於台省當局特別恭維，一則曰「陳長官富於理想，未可厚非。」再則曰「陳長官廉能苦幹，在今日內外大吏中，殆不失為佼佼之選。」在事變猝發，人心浮動之際，說這樣捧場的話，總算是特別要好。料不到台省當局拿封閉辦事處來回敬！

回頭檢出二月十二日的大公報來看，那篇社評意思雖然夠沈痛，而措詞却也夠委婉。可以說字字是血，句句是淚，是「垂涕泣而道之」，是一篇徘徊動人的文字！反覆披尋，找不出一字半句不妥之處。雖然有「不能說沒有問題，問題埋藏在人心深處，浮游在街談巷議。」「不要去激起波浪，不要把內地大陸的亂源引導進去。」一些話，我們只能認為觀察深入，足發政府的深省。台省當局未能因此特別戒懼，防止事端，回頭循誦這篇文章，應當慚愧不遑。決不能說「二，二八。」事件是這篇文章惹出，是它掀起了問題，激起了波浪。拿甚麼做理由，拿甚麼做根據，來封閉報館的辦事處？退一萬步說，就令認為這篇社評不對，對於事變要負責任，也只能依法向大公報問責任。封閉它的辦事處，我們只能解釋為惱羞成怒，濫用職權。這種遷怒的舉措，適足以說明台變的原因和責任。

陳長官也許是富於理想，是廉能苦幹，是今日大吏中佼佼之選，但「感言」既認定事變的起因「實由於各級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對待人民驕縱專橫，構怨多而且深，民衆中懷怨憤，壓抑已久，故爾一觸即發。」那麼好的長官，決不是木偶。可以部下驕橫構怨，壓抑甚久，而沒有察覺，不加糾正？竟說「台灣治績決不下於祖國任何一省」，把罪過完全推在「整個中國的官僚機構腐敗低能」？并且很歎息，「縱有好長官，其意志無法貫徹，徒喚奈何。」這文章未免做得太曲折！太難懂！難道部下驕橫壓抑，構怨於民，發生了重大事變，長官還要受褒獎嗎？這對於陳長官，可以說是「不虞之譽」。陳長官便廣續下文，報以「求全之毀」，富於理想，廉能苦幹的佼佼人物，似乎不應當出此。而下筆千秋的政論家，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似乎應當多費一點斟酌。

## 概括歟？列舉歟？

少岑

在省府的水利座談會上，關於天祐院之創毀的範圍，筆者曾作過這樣的解釋：院令是飭將天祐院基及東橫東洲孤兒院等大堤澈底創毀，這一「等」字應含有「概括」的意義，不能認為只是「列舉」數名後的語助之辭。因為政院的批示，是根據水利委員會及湖北省政府的查復和呈辭，這其中所提到的院名，有東橫東洲，小南州，河心州，孤兒院等，所指出的範圍，有自三汊河至野貓咀，與自子午港至孤兒院隆慶農場等地帶；在這些地方之中，決無單擇幾個盜挽的堤基來創毀之理；「等」字之含有概括的意義，自無疑問。

當筆者發言之初，尙自以為這一字面上的解釋，或不足輕重，但不可不預為之計；準備赴湘開會的譚廳長，隨即把這一解釋，記入冊內。卻不料果然在這一「等」字上出了毛病，暫時只能創東橫東州和孤兒院這兩個盜挽堤基，其餘各院，俟水利委員會督導人員實地調查明確後再呈院繼續創毀。

「盜挽堤基」一詞，原出於湘省府對政院的呈詞，最近長沙中央日報上蕭訓先生的「天祐院與洞庭水利」文中，列有「大通湖沿岸盜挽堤院表」，共列十院，其中隆慶農場計二萬畝，東文院計一萬五千畝，屬東橫東州，吉星院一萬五千畝，屬河心州，均已見前文，其餘安護農場，三才院，永慶院，益豐院，八千弓，難民州岳西村農場等七院共六萬六千畝，既均標明係在大通湖沿岸，又均係挽修於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之間，亦即在二十六年政院嚴令禁止修築之後，違令盜挽。盜挽是非法的，澈底創毀，又已有政院之皇皇的明令，這十個院子，不管它換上什麼名字，就法理上言，自然都應該「等」在澈底創毀之列。

## 寫給湖北論壇兩週年

賀有年

湖北論壇創刊，轉眼便是兩年了！似水流年，如麻亂局，秋蟲苦語，老馬長鳴，回首兩年來世事國事和個人的心事，真不禁感慨繫之。

兩年前，在恩施那個角落裏，大家面對着幾座枯山，腳走着幾條崎嶇的仄徑，外面的報紙和雜誌不容易看到，那真是「世外桃源」。但「此中人」并不能夠「怡然自樂」，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那個閉關時代的寧靜之境。幾位朋友於三十四年的春天，提議辦一個刊物，大家在心情苦悶之下，都躍然同意了，筆者也是同意的一個。當時決定的要點，大概如下：一、本刊宗旨，係謀健全輿論的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的建立。二、本刊為社會性刊物，只要在策進民主政治宗旨之下的作品，均所歡迎，言責由作者自負。三、本刊發起人贊助及編輯人之結合，其意義僅限於維持及發展本刊。換言之，以發表言論而止。此外，不涉及任何意義。四、本刊經費，由同人分擔，並向社會同情人士籌集。絕對不接受官廳及任何組織的津貼。這樣決定之後，創刊號遂於三十四年四月一日發行。今天回頭檢討，這兩年中對於上述四點，可以說是百分之百遵守着，沒有絲毫折扣或走樣。這是筆者和本刊同人所堪自信和自慰的！

民主政治之下，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以言論促進政治，也是人民的神聖義務。但過去社會風氣，有的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根本把政治看作「事非干己莫

關心」。有的雖然也略略關心，或也發表一些言論，然因種種關係，使他不能不離開現實，迴避問題。這兩種，都不是民主政治下的人民應有的態度。同人創辦本刊的動機，就是良心上不願放棄上述的權利，不能逃避上述的義務；并且想改變上述的態度，轉移上述的風氣。因為這是歷史和時代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也自知力量薄弱，不能一下子得到大的成果，也正因为民主政治的發展，本來是靠多數的平常人，并不能依賴少數的聖賢豪傑，不應當也不容許以力量薄弱為辭，推卸歷史和時代給予的任務。所以我們當初就沒有對於本刊發行後的成就存着太大的希望，到今天也就不感覺失望。因為我們認定，這是責任問題。「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責任盡到了，便覺心安理得。

我們當初的看法，神聖的對日抗戰，是中國近百年間的變局達到了最高潮。戰事快要結束，中國快要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種新局面，是八年苦鬥，我們用血和肉拚取來的。當時看到：各級民意機關限期成立，國民大會定期召集，憲政尅期實施，儼然新局面正在揭幕。而這種新局面的扮演，是要全體國人參加，不能僅靠幾個特殊脚色。因此，我們一齊搶步趕上，想促使新局面實現。這是我們當時對於國家政治前途的熱望，有這熱望的，恐怕也不止我們。到今天，勝利得到了已經二十個月，國內的情形和我們在國際的地位，完全不是當時一般人所料想。這不能不說

是，從國人火熊熊的熱望上，潑下一瓢冷水。然而，我們雖然也痛心，也憤慨，但并不悲觀，不短氣。五千年來歷史的總清算和歷史給予我們大考驗，決不是輕鬆而容易渡過的。天明之前，必有一瞬間的黑暗。新局面的光臨，當然難免有些波折。我們當初雖然具有滿腔熱望，但或大或小的波折也在意中。只相信，新局面實現的必然性，決不因這些波折打斷。策勵這必然性加速度發展，還是不能依賴少數的聖賢豪傑，而是靠多數的平常人不斷的共同努力。我們既已把湖北論壇當做奮鬥的法寶，我們便不能不珍惜這法寶；因為我們要通過它輸出力量來爭取新局面。

本刊命名，當時大家不願意揭櫫勝義，標榜美稱，而欲取義於本地風光，不着一字。原有人提出「江漢論壇」四個字來，因那時江漢遠隔，不符實際，認為未便。遂定名為湖北論壇，以同人執筆之地在湖北也。但并非表示是地方性的刊物。復員之後，從荒山窮谷的恩施，遷到全國交通中心的武漢，地理的氣派大不同了。本刊的讀者和作者，都感覺名稱近於狹隘，和內容不配。曾經一度提議修改，討論的結果，大家以為名稱不過是一個符號，並不能以名稱概其內容；中外拿地區命名，而內容不限於地區，乃至有世界性的報紙和雜誌，為數不少。因決定不改稱，湖北論壇遂保持着「本來面目」。至於，兩年來社會對於本刊的反應怎樣？有些什麼批評？也應當檢討一下。綜合所聞，不外三種：有的說，本刊雖然有時對於政治有所指摘，也不過是希望作局部的修正，從來沒有給以根本上的抨擊。是站在政府一邊的刊物。有的說，本刊有時揭發政治上或經濟上的缺點，容易引起社會對

於政府不良的印象。是不利於政府的刊物。有的說，本刊的言論沒有一個重心，而是各說各的，在政治上的影響不很大。這些批評，在筆者個人看來，都是對的；也都不對。因為：本刊沒有存心反對政府，所以第一說是對的；本刊也沒有存心掩護政府，所以第二說也是對的；本刊是為言論而言論，沒有政治性的組織，所以第三說也是對的。正因為是超然立場的刊物，對於政府，當然是持善意而公正的態度。不知什麼叫做根本抨擊，也不知什麼叫做揭發缺點，更不知什麼叫做站在政府一邊或不利於政府。而超然立場沒有任何企圖的自由言論，當然不易看出重心來。其實，本刊的言論着重在宣揚民主，闡明法治，并不是完全沒有重心。所以說三種批評都不對。這并不是我們不肯虛心接受人家的批評，而是要說明本刊的立場，對於他們不能不忠實的和坦白的答覆。本刊同人自知內容和編輯方面欠缺之處很多，衷心祈求社會賢達不吝指教！並且早經聲明：「本刊這塊小園地，完全公開。凡是回感同調的人士，歡迎加入共同耕耘。」我們開始就沒有把湖北論壇看作少數人的私物。彷彿聽到一部份人談笑中，有所謂「論壇派」的話，無論說的人是何用意，筆者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做「派」。這並不是否認黨派在今天的地位和必要，而是忠實說明事實，不敢自誣自誇。只要是信仰民主和法治的同志，都可以在湖北論壇發表言論。湖北論壇是信仰民主和法治的同志們的一個公園，擔任編輯和發行工作的人，不過是在公園服務的園丁罷了。

說到本刊在政治上的影響大不大的問題，筆者也深深感覺，

政治的指導和制裁在輿論，輿論力量的表現在政黨組織。報紙和雜誌雖然也可以表現輿論，但假如它的背後沒有組織，總不能表現得充分，總覺力量不夠。所以在民主國家，只要有政治能力的人，沒有不參加政黨組織的。發表政論，也各是有組織的行動。我們今天單槍匹馬來發皇輿論，鼓吹民主，左右不討好，人家看不出立場，顯然不是富於現代意義的作法。不過，在今天，致力黨爭的已經大有人，他們雲台景從，遵循政黨政治的軌道邁進，當然是正辦。從黨爭之外，爭取民主，促進憲政，雖然費力不

討好，但在今天的中國，也不能說沒有它的立場，不能說不是一條苦心孤詣的奮鬥之路。湖北論壇這一小小刊物，呱呱墮地已經兩年了，我們決不望他有驚人的發育，但必須注意它，要正常而健全的滋長。它在地理上接收了先烈開創民國的光榮遺產，在歷史上又負擔了促現新局面的偉大使命，它的前途是極遠的！本刊同人既已把它產生出來，就應當負責任使它好好地發育，滋長。同時希望社會同感同調的人士，共同負起這個責任。

學術界的權威·巨型月刊

求真雜誌

每月一日出版·歡迎訂閱

「閱戶優待辦法」暨「外

埠經銷辦法」，函索請

附貼郵信封）即寄。



# 中國政治的一個癥結

談師籍

(一)

我對於中國的政治，從歷史上看出一個癥結。癥結在那裏？在於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過去叫做「士」。過去的「士」與「仕」，「士」與「大夫」是分不開的；所以過去的知識分子也叫做「士大夫」階級。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確實是社會上的一個特殊階級。

這個階級的興起，在於春秋戰國的時代。它的興起有它的社會背景。馮友蘭先生以爲孔子是士階級的創造者。這句話一半是對的，一半卻不對。在孔子以前，政教是不分的，只有在政治家之中才可以找到學術家，也只有貴族子弟才可以受到高深的教育。到了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他招收了很多的學生，並且抱着有教無類的宗旨，不拘學生是屬於貴族，抑屬於平民。他是各種學問都教的，而且還有比較固定的教材；但大多是與政治有關的學問。這一點與後來士階級的興起，確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士階級的興起，主要的原因却是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變化。春秋以降，貴族的支庶日益增多；貴族分封的土地日益分解；貴族的公私生活日益腐化。貴族的血統漸漸的滲入庶人之羣；貴族與庶人在生活上的界限漸漸的消失；貴族統治庶人與奴隸的力量也漸漸的削弱了。另一方面，奴隸在逐漸的被解放，或自求解放。自春秋到戰國，是一個長期的戰亂的局面。根據趙鞅誓師的一例，看得出只要能參加克敵的就可以免除奴隸的身分。由斐豹所說「苟焚丹書，我殺督戎」的一例，又看得出奴隸隨時有自求解放的機會。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就需要多量的壯丁，就不能計較什麼身分。奴隸中人人有入伍的機會，人人便有求解放的機會。淪落了的貴族，解放了的奴隸，都變成了平民；合起原有的庶人工商，就成了戰國社會的最大成分。

氏族社會在動搖，時代需要進展到國家組織的完成。在晚周列國有兩個類型。其一、如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以私家代替公室，朝着新興的國家組織方向走。其二、如秦孝公，燕昭王等，繼續原來的君統，發展君權，也朝着新興的國家組織方向走。新興的國家組織，必須打倒氏族貴族在政治上的勢力。不僅由於貴族的腐化產生不出優秀的人才，也不僅由於山篡竊得位的國君再不敢分權寄資於自己的親族，爲了打擊貴族勢力，國君需要與平民中的知識分子合作。戰國的國君因此引用士人和延攬客卿參政；商鞅是衛國的支庶。田單是齊國的支庶。吳起，申不害，蘇秦，張儀，白起，李斯，都是平民。戰國時代的列國政權與國際政治竟操在這般平民的知識分子之手。平民必須受教育，有知識，才能獲得政治上的地位。無教無知的平民，至多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斷無法實現參政的權利。但幸自孔子開啓私家講學授徒之風，由他的私塾，孔門弟子的私塾，以及一時聞風而起的私塾之中，訓練出來有若干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他們都有參加政權的本領；「學而優則仕」，一旦與時君相遇，就成爲布衣卿相了。

由私家講學到布衣卿相之局，其間知識分子曾經製造或渲染一些古代帝王尊賢重士的傳說，來抬高自己的聲價，以對抗執政的貴族，以引起國君的注意。這些託古而成的傳說，在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中，很容易找到例子。莊子中有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和北人無擇，湯讓天下於卞隨，許由們都不肯接受的故事。天子尚不肯做，當然更不屑於做官了。這顯然是一種避世的思想，一種超脫政治的說法。話雖是這樣說，然而知識分子考慮到不做皇帝的問題，正顯見當時知識分子政治興趣與政治抱負的提高。儒家特別強調堯舜禪讓的傳說，正代表聖人爲王的理想。這和柏拉圖在「共和國」一語錄所提出的哲學家做皇帝的理想，沒有兩樣。理論上可以將堯，

舜，禹，湯，文，武看成理想中的聖王合一，但事實上自三代以下却沒有看到聖人真的做皇帝。知識分子，不能為王，只能做官，所以戰國以來的知識分子最高的理想只是「學為帝王師」，只是做宰相。反而是君主利用了這個觀念，自己稱聖稱王，稱自己的詔令是「聖旨」，以「治統」兼併了「道統」。

(二)

從戰國到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大關鍵。秦的統一的成功，從一方面看，正是自繆公孝公以來引用客卿引用士人參政的結果。大一統是知識分子的主張。這種主張的社會背景就是人心厭戰。長期戰爭之下，人民的痛苦太深了，犧牲太大了，希望有一個統一局面出現，結束這長期的戰亂。秦在關中，農業發達，土地加速分解，漸具有開阡陌的可能。農民也正需要土地私有的確定。國君方面，既需要集權，又需要農民打仗。變封土為小農場的阡陌制，既可摧毀貴族，加強統治，並可滿足農民土地私有的慾望，同時又是整個國家一面能打仗一面有飯吃的好辦法。商鞅變法的意義在此；秦在列國中造成優勢的原因也在此。要求安定與希望統一的社會心理，使秦出於地理的優勢，加上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優勢，憑藉以兼併六國，造成統一的局面。

國權集中，是參政的知識分子的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憑藉集權的政府來打倒封建的貴族勢力。統一的局面是平民的希望，也是知識分子的希望。知識分子代表平民，並且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理想，為「反封建」而努力。但集權與統一，尤其是君主的慾望。封建瓦解了，統一造成了，君權隨之集中到了極點。知識分子雖已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却不能推動政治的進步，他們沒有發明分權制度和責任內閣制度來限制君權。實現統一後的秦始皇，自以為「功高三皇，德邁五帝」。「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這是君主極端集權的現象。這種局面

不利於知識分子。君主為了鞏固君權，加強統治，開創「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當然不容許知識分子有思想言論的自由。始皇二十四年，咸陽宮的酒會上，李斯駁辱于說：「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師古，以非當世，惑黔首。……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諸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皆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辨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相以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眾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羽成於下。禁之便。」由此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力量，依然存在，對於統治者是一個大威脅，李斯的意見恰好迎合秦始皇的心理，秦始皇採用李斯的意見，大燒詩書百家語。第二年，竟坑儒生方士四百六十餘人。自此以後，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出路只有甘心作吏，在學術上的出路只有「以吏為師」，沒有論政的自由，也沒有講學的自由。知識分子與君主合作的局面不絕如縷，而且受了焚書坑儒的迫害，殺的殺，逃的逃，當然痛恨秦廷的統治。所以陳涉一起兵，魯國諸儒便抱着孔氏的禮器去歸附他；甚至孔子底八世孫孔甲也願意去當他的博士。一般平民呢，原來希望統一實現以後，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兵禍並沒有結束，而且山近距離的七國彼此之戰，轉為遠距離的對南越對匈奴之戰，兵役的痛苦始終沒有解除。又由於築馳道，築長城，造阿房宮，更加重了人民工役上的負擔。知識分子與平民都反對統治現狀，所以秦只有二世就覆亡了。

劉邦本來是一個沒有身家的人，被知識分子與平民擁戴而起，成功了歷史上的太祖高皇帝。他說他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為他運籌帷幄，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的功臣，都是知識分子。依附他成功而做了宰相的蕭何曹參，便是以後歷代開國時期知識分子政治活動最高的典型。但劉邦起先很厭惡知識分子，尤其厭惡正統派的儒生。史記酈生傳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他罵過陸

賈說：「適公居馬上而得之，安能事詩書？」但陸賈答覆得好：「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叔孫通要爲他起朝儀，他起先怕麻煩。但朝儀既定，使他知道皇帝之尊。皇帝需要與知識分子合作，來鞏固他的統治。漢高帝十二年，自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是歷史上帝王對於孔子第一次的祭祀。在劉邦的心目中，漸漸明瞭正統派知識分子的儒術，是利於統治的，所以他在孔子的偶像下低了頭。以後做皇帝的人，表面上都尊孔，表面上都推崇儒術，都是繼承劉邦的衣鉢。

叔孫通爲起朝儀而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是徵辟制度的導引。漢武帝建元元年，詔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他親身策問的結果，擢董仲舒爲第一，這是科舉制度的開端。他採用董仲舒「讀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之」的意見，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他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表示對於儒家的重用。這是徵辟制度的開始。元朔元年，詔吏通一藝——六藝之一——以上者，皆選擇以補右職，以儒術爲利祿的途徑從此開關了。學術的範圍愈弄愈狹，知識分子只有通過這條狹路去求政治上的進取。公孫宏以治春秋做了丞相，封了侯，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了。但武帝表面上提倡儒術，實際上却一面重用法吏，一面又好神儒，並不重用儒生的主張。儒術只成爲利祿的手段，遂喪失了實踐性。布衣卿相之局復活了，但布衣卿相的公孫宏，只能做到「布被，食不重味，」並沒有什麼建樹。不獨公孫宏「希世用事」，「曲學阿世」。甚至董仲舒以經學大師猶要效法巫師，作土龍求雨，修陳災異。歷史上知識分子所走的路線始終只是叔孫通公孫宏所走的政治路線。

由徵辟制度到九品官人的制度，是一個變化。徵辟制度的結果，使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有一條進取的路徑，同時也使知識分子提高了自己的聲價與對政治上進取的情緒。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理想。政治實情愈向下，他們的政治理想愈激而上。東漢末年的黨錮，便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進取的鬥爭，發展到了高潮，而遭受的大打擊。曹操父子是宦官之後，對於知識分子是

世仇，所以曹魏的政策便積極破壞知識分子的氣節，明白宣布廉士不足用，盜嫂受金的人都可以明揚仄陋，提倡流氓風氣來摧抑東漢以來極盛的士氣。他們除了實行特務制（校事）以外，又採用陳羣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將地方政府銓選知識分子的職務交給本地的知識分子，用本地的知識分子來銓第知識分子的流品。它的用意在轉移知識分子批評時局批評執政的精神意趣去自相攻訐。這是一個很刻毒的辦法。但九品中正制實施的結果，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却造成了知識分子中的閹閹階級。知識分子的閹閹形成以後，不僅在社會上使「士」一庶劃分界限而取得特殊的地位，抑且影響到政治而對於政權的轉移發生左右的力量。這又是統治階級所不利的。所以到了隋唐初年，統一的局面復現，便確定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代替的是九品中正制度，打擊的是士族閹閹。從此以後，宋，元，明，清，科舉制度成爲知識分子參加政治的一個橋梁。

夏曾佑先生說：「綜古今之士類言之，可分爲三期：由三代到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經師者，法古守禮，而其蔽也謹。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也；名士者，假儼不羈，而其蔽也疏。由唐至今（清），舉子時代也；舉子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應試之知，故其蔽也無恥。此古今社會升降之大原矣。」他對於歷史上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分期批判，很可供給我們今天的參考。

### (三)

科舉制度成爲統治階級長期控制知識分子的主要政策。科舉制度使學術的內容愈弄愈狹，愈弄愈空疏，愈弄愈陳腐。從小學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到大學六藝——詩，書，禮，樂，以及後起的易與春秋，是學術上的一變。從諸子百家（劉歆「七略」區分爲十家九流）的爭鳴，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又是學術上的一變。由六經之學到四子之學，又是學術上的一變。四子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學，是

宋儒所提倡的，作為理學的立足點，以後竟成爲元明清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課程。經學中有今文古文之爭，理學中有程朱陸王之爭，爭執愈甚，割據也愈甚；做學問的人也好像「老鼠鑽牛角，越鑽越尖」了。

宋明理學的興起，當然有它的政治社會的背景。到了唐代，科舉制度確立，知識分子的閥閱已成爲強弩之末。知識分子入世的路，便是做詩賦，取進士，得高官，或者漁獵富貴，或者建樹功名。知識分子出世之路，便是歸依釋老，做一個「遯跡山林，棲心玄寂」之士；有的從厚祿美名中回頭，求禪問道，了結下半世的生活；也有的以終南爲捷徑，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韓愈屢次失意於吏部的考試，又不願在釋老之下與和尚道士一起討生活，於是想到恢復「士爲四民之首」的社會地位，高談其文以載道和以師道自尊。韓愈和他的同志李翱談話性的結果，遂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理學的意義，就在重建學統，做社會的領袖，參加政治的活動。所以宋學一面法聖，一面尊王。在法聖方面，便是講學，而講學的結果便是躬迪經義的成功。在尊王方面，便是參政；參政的目的在革新政治，但結果却失敗了。宋代知識分子革新政治運動的高潮，是王安石的變法。安石變法，不失敗在君主不信任，不失敗在民衆不歡迎，乃失敗於知識分子自己的分裂與反對。變法便於民而不便於士大夫，但君主是要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彥博語），士大夫起來反對，新政便不得不推翻。政治上理想的進取失敗了，知識分子只有講學一途。講學之風，演到明末的東林，是盛極了，但並不能挽救明朝的覆亡，反而隨明亡以結束。明亡之後，覺悟的知識分子，如顧亭林，王船山，黃梨州，顧習齋之流，都感覺過去學術的空疏，窄狹和腐敗，起來反對，他們各人所取的立場和態度，所批評所反對的對象，各有不同，但都是對於宋明理學的檢討和不满。在政治上，學術上，他們確實有些創獲的新見解；但畢竟爲時代所限，不能完全擺脫傳統的束縛。滿清統治鞏固了，在政策上仍舊沿元明的統治方法，以宋代私人所講之學，懸爲朝廷的令甲，使它更窄狹，更空疏，更陳腐。在學術上轉折到考據途徑，消磨知識分子的精力和

光陰，與制舉制度相呼應，知識分子亦藉此以適應清廷高壓式統治的環境。中國的學術演到了清代，故紙堆中討生活，也走到了盡頭。

有理想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對於政治與學術未嘗不想擺脫傳統的束縛，在學術上另外開闢一條路，在政治上造成不依附現實的地位，以求政治理想的實踐。但傳統對於他們束縛太緊了，尤其使他們困惱的是生計問題。知識分子失掉了生產能力，在社會上是一羣寄生蟲，除了教書外，不做官便沒有飯吃。教書的路不及做官的路寬闊，而且依然擺脫不脫政治的影響。正統派的儒家向來輕視勞動和生產。春秋戰國以來的知識分子，雖則充滿了重農主義的色彩，但主要的用意，一方面是保護政府財政上的稅源，一方面是打擊社會上的商人，其結果使生產進步受到阻礙，使工業不能發展。他們雖口頭高唱重農，但事實上並不能改正「四體不動」的積習，補救「五穀不分」的弱點。他們始終不能參加生產。中國的學術純粹是治人之學，因爲「學而優則仕」的學，「學也，祿在其中」的學，都是以治人爲目的。治人之學盛，便使治物之學，不容易發達起來，知識分子永遠缺乏「利用厚生」的本領。宋明的知識分子，常常考慮到自己的生計問題；想做官與教書之外，另找一條出路。東林中有幾位人物，以及稍後的孫夏峰，顧習齋，都有回到實地從事生產的嘗試。然而畢竟無力轉移知識分子與生產脫節的歷史方向，知識分子高談致用之學，而實際上自己不能解決自己的生活，只有向統治階級低頭，從做官上找出路，「爲貧而仕」，這是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大的苦悶。蔣百里先生，嘗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弊病，在於不負責任與不切實際。其實知識分子與生產脫了節，也便無從培養負責任的觀念與切實際的本領。

#### (四)

以上是從歷史上對於過去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大夫階級的一個簡單的檢討。我的敘述，沒有替過去的知識分子掩飾缺點，但也沒有故意刻薄的地方。事實是這樣。

事實是這樣，在中國歷史必須走入現代化的現階段中，我們便可以將它看成是中國問題若干癥結中的一個癥結；特別是在政治方面更是若干癥結中的一個重要的癥結。我現在僅就政治方面作一個簡單的結論。

辛亥革命的意義，當然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不同，過去的改朝換代，只是政權由這一家轉移到那一家掌握。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始終處於佐治的地位，他們可以出，可以處；可以「窮則獨善」，可以「達則兼善」；可以做前朝的殉節忠臣，或勝國的遺老；也可以做新朝的新貴。辛亥革命產生了中華民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變了。國家的主權由君主轉移到人民；人民又沒有參加政治，做國家主人的能力。在這個過渡時期，知識分子其勢必要做人民的代表來主持政權。但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政治活動，依附君主却成了習慣，向來缺乏獨立，担当國事主持政治的能力。歷史上重要朝代的變革，多半是農民暴動的結果。辛亥不然。辛亥的成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受西洋潮流的刺激而引起的革命運動。滿清政府太腐敗無能了，使革命運動很迅速的成功了。滿清推翻之後，政權轉移到知識分子肩上，而知識分子却負擔不起。辛亥以來，一幕一幕的政局，可以說是知識分子主持政治的試驗和失敗。這便是由於歷史上癥結使然。

知識分子依附的慣性，首先發生作用於袁世凱。後來以漢奸下場而當時却是最出風頭的革命黨人汪精衛，首唱「非袁莫屬」的便是他。他可以代表當時一部分革命黨人的心理，更可以代表當時更多的知識分子的意識。就民初知識分子的意識說，進步的革命黨人，當時未始不希望袁世凱變成「中國的華盛頓」；而落伍的知識分子却想捧袁世凱做太祖高皇帝，自己可以藉此做個佐治的元勳。籌安會中的人物，便是如此想法，所以演出「洪憲」的一幕。帝制雖被時代否決了，而知識分子依附的觀念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仍舊想依附軍人以成「大事」。當時軍人領袖，在北則袁，在南則黎（元洪）成爲人望所歸的對象。袁倒了，黎繼之，黎不成，則段青繼起，於是演出軍閥割據與長期內戰的局面。在軍閥割據時期，一部分落伍的知識分子政治上的活動，

除在中樞以外，還依附到「封疆」方面。革命黨要貫徹革命的目的，不能不打倒軍閥，打倒軍閥不得不藉手軍事。梁任公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政治上的路徑是各走各的，但有一點巧合，就是他們兩位在政治運動中，先後都發覺了要打倒北洋軍閥必須先在南方建軍。任公與蔡松坡有信討論此事，松坡死後，此議隨之泡幻。以後任公在政場上失敗，便轉而一意講學了。但南方建軍的見解，却由廣東黃浦軍官學校的創辦而實現，以後收其功於北伐，開啓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的局面，對於國家的統一與對日的抗戰，都有實際的效果和貢獻。然而不幸給中國共產黨學樣去了，誤認政黨需要武裝，不相信政治上的正軌鬥爭，而迷信武力。當前的內戰，有許多原因，但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由依附軍事而迷信武力，使政爭的方式由政治而轉到軍事，這種心理作用，未嘗不是原因之一，這是民主政治的大障礙。

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的政治，在過渡時期，需要知識分子作爲人民的代表來執政，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不應該是過去的佐治分子的形態，在社會上更不應該取得政治上的地位而仍舊保持特殊階級。民主政治本來是隨着產業發達而興起的一種政治形式。產業發達對於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决定，只應配屬以一種社會職業分之的性質，斷不容許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保持或造成一個特殊階級。但辛亥以來的事實，產業既沒有迅速的發展，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早已脫離了生產餘，處於特殊地位，現在也無法在通過學校教育之後，而深入社會取得職業分工的地位，以與人民平等相處。知識分子仍然被積爲「士紳」，自身仍然保持有身分的觀念。這又是一個矛盾，又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障礙。

過去的知識分子是由私塾教育造成的，現代的知識分子是學校教育造成的。學校教育像工廠製造商品一樣，大量的製造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在數量上大大的增加了。社會生產至今尚未進入工業化，知識分子的供給超過了社會的需要，使社會無法消納，無力負擔。知識分子的出路，依舊只有作官，使學校教育的意義仍然與個舉時代的教育沒有兩樣，這便是大家所喊的「

教育失敗」的原因。無論政府的政策怎樣滋漲，編制怎樣擴大，但缺乏社會生產的基礎，只有造成財政上的困難。即使拋開國民經濟與財政的限制不談，如果知識分子完全擠在政府裏面，事實上政府也永遠沒法容納學校教育大量製成的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在學校畢業之後，多數便不免失學。失學的知識分子，仍然要在「仕途」上掙扎，得意的便運用家族親戚朋友和學系的關係，以求得「官半職」，失意的便想到組織政黨或參加政黨。組織政黨或參加政黨的，一部分人或有比較純正的動機。但將現代政黨作為做官的橋梁，我相信大有人在。在國民黨二十年黨專政的理論和實際局面之下，始終沒有做到「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原因很多，但這一點也許便是原因之一。在這種情況中，知識分子的官僚意識形態，憑藉政黨執政而借屍還魂，使政黨的政治實踐與主義政策脫節，由黨的腐化到政治腐化。凡參加政權依附政權的人多半變成腐蝕政權的人，官僚色彩一天一天的濃厚，沖淡了甚至於消失了革命的韌性。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實情便是如此。但其他的政黨，如果與

## 武漢區唯一週刊性的大報

# 大眾報

內容：潑辣、輕鬆、趣味！

發行人 衛衍翔

歡迎訂閱  
指導投換

社址 漢口黃陂街世彩里一號

國民黨易地以處，其勢必定需要以最大的努力來克這種現象。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一面。政黨當然以掌握政權為其活動的目標，但政黨的執政，應該是為了實行政治主張，而不應該是單純為了作官。這才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意義。現代許多國家的政府中的事務官吏，規定必須超越政黨，又可見政黨也並不是做官的唯一途徑。如果政黨政治，變成了歷史上的終南捷徑，那便是中國民主政治前途的大危機。我們由民初的政黨與最近的政黨活動的情形看來，似乎政黨所爭有時是握政權重於行政策。不幸而像這樣演變下去，民主政治的前途真要使人擔憂了。

辛亥以來的局面，當然是被決定於許多的因素。如果從其決定於知識分子的方面看，則知識分子所受的歷史上傳統的影響，便是政治上一個最不可忽視的癥結。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從歷史的反省中，啓發一個新的覺悟，對於今後的政治，或許多少有點補益。  
(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 兩年來的回顧

黎少岑

## 一 從本刊的發行說起

在兩年前，恩施的山城裏，出現了當時第一次出版的定期刊物，這刊物擺在書攤文具店內以及雜貨舖裏，門口還掛上一個木牌兒，貼着這一期內的詳細目錄。誠然，這刊物的作者，大多不是慣寫文章的作家；所寫出的也不是什麼官樣的大塊文章，可正因為這些不大寫文章的人都寫起文章來了，而許多旁人所不敢置議的事也被討論起來，反而是更惹人注意！何況當地既禁止出版有這一種刊物，而作者又多半是當時代表民意的，有正義感的人士，刊物之以湖北論壇命名，雖本不含有局限於地方性的意味，仍不能不認為它確有一個代表湖北言論界的權威地位。

刊物是用土紙印的，定價是四十元一期，記得在恩施土橋壩有一家雜貨店，那是一個批發客都可以把它的貨物買個精光的小店，總共也不過有十來種貨物，貨架上常常是空空如也；自從刊物出版之後，它那空空的貨架之上，又算添上了一件新貨，在那給炊烟薰得黝黑的門楣之上，正掛着湖北論壇的目錄牌兒，掛的地點既不醒目，這舖子裏又是很少有人問津的，殊難令人相信它會有什麼銷路。有一天，我跑進去要買一本

寄給朋友，問問說已經賣完了，這使得我大吃一驚；據店主告訴我，頭一次拿了四十本來，已經賣完了，再還沒有去拿。

當今日許多正當的文化事業，多受着種種的限制，無法維持其生存的時候，一回憶起這一番情景，便不禁感慨叢生！土報紙可以印雜誌，雜貨舖裏也可以賣刊物，化四十元法幣，便可以買上一本新書，雖說是在兵荒馬亂的流亡期間，又是何等生氣蓬勃的太平氣象！

會記得在當時，我們是怎樣在渴望着，而會經各給予自己描繪出一幅勝利後的美景：即就這一個刊物說來，我們也曾希望着它那勝利後的面目，應是何等的美麗，有講究的封面，有各色銅版的插圖，并用着上等的紙張精印。它的篇幅，要增加到一倍兩倍，它的出版期間，將從一個月一期增加到一個禮拜一期。還有，早先用土報紙印行的那幾期，也將只成爲抗戰期間的遺蹟，難道說在勝利後還會有其他土報紙的刊物發行？最後，刊物的定價，可能自四十元削減到二十元，或者是幾塊錢一本，隨着勝利後物價之跌落與幣值之穩定，我們又將過着幾角幾分的生活，而不是幾千幾萬。

只是，時勢的推移，竟給我們的熱望，潑上

了一盆冷水，一切多出於我們的理想之外。單只爲了封面套色，便不知費過多大的氣力，才得能實現；篇幅剛好增加了一兩期，便又不得不爲了紙價高漲，印刷成本增加，暫時又減少數頁。發行的次數，在目前實在無法增加，而定價則已漲至一千五百元之多，幾遠初次訂價的三十八倍。再看一看坊間的出版書刊，一方面仍然有土紙的正當刊物教科書類，一方面又有好紙精印的豔情小說與海派書刊，真令人不知吾人今日所需要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文化。

經濟發展的趨勢，表現爲社會上一事一物的動態，因之從一個刊物的發行經過之中，也可以約略的窺知當前經濟發展的趨勢。勝利後猶不免於有這種種未可樂觀的表象，實不能不令人爲之憂。對於我們自己的樂觀希望之逐漸幻滅，尚不足以令吾人灰心；惟是吾人以一個智識份子的身份會給予善良的人民以許多光明的預約；迄今事與願違，有失先知之明，殊覺汗顏無地。

顧亭林先生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興亡，匹夫無責」，當係就其大者而言，其意蓋謂家天下之興亡，固屬幽厲桓靈之所自取；而公天下之興亡，則雖匹夫匹婦，亦不能稍辭其責；用意是何等的精闢透澈！今日民生凋敝極矣，有

識者又何能以肉食者鄙，而稍釋其自責自愧之心

## 二、怎樣才專談經濟上的問題

筆者當時開始在本刊上寫文章，本出於偶然，首先令我感到興趣的，是本刊稿約之規定「言責自負」。在政治尚未安定的期間，文字每易買禍，這責任是不大好負的；正因為如此，反覺得各負各責之為妙。署名寫文章，對自己所寫的文章負責，這是正大光明的事；當然是有些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也只會接受到公開的批評，不慮其他。其實，像我們這一些書生之輩，即使是再說得激昂些，也未必便比得上斧鉞之誅，值得有關者之大驚小怪；不過在自己總不能不有些責任感。因此，越是覺得有言責，越是禁不住提筆要寫文章。早先在好說好動的年紀，都曾擱筆到十年之久；而今壯志銷沉，轉不免對於本刊，逐漸成了個經常供給稿件的作者，原為始料之所不及。

至於我之寫了較多的經濟論文，也可以說是出於偶然。在本刊上，我一共寫了十多篇論文，只有一篇半是關於水利的，其餘都是談的經濟問題。雖說經濟是一切社會建築的基礎，但自從經濟的體系，從民族國家以至於發展到以全世界為範圍之後，離開了政治上的觀點，便無法把握經

濟發展的過程。同時，在各個學科之間，都存在着很密切的關係，一個人，假使他對於自然科學是完全無知，便決不能了解社會科學上的問題。眼面前很多這樣的例子，譬如胡博士當初和胡漢民先生爭辯井田制度的時候，便因為他既把三百的平方當作九千，又分辨不清「百方里」與「方百里」之間的差異，曾遭受胡漢民先生之尖刻的駁斥。一個既沒有自然科學的基本常識，又沒有社會科學的基本常識的人，原只好去談哲學的問題，而所謂哲學也者，實際上只是玄學而已！真正的哲學，仍不外科學的認識。

學術研究上之細密分工，本為現代工業生產之細密分工的反映，但一個製釘頭的人，一生中可以不問釘尾之係如何作法；一個研究經濟的人，可不能對自然物完全茫然無知。老實說，要談經濟問題，首先便必須具有多方面的知識，那怕是相近的，基本的知識，多知道一點，便在觸及全般問題的時候，減少一個觀察不到的角度；也就是說，在他的認識之所能及，又多添上了十分的真實。反轉來說，一個能够談經濟問題的人，他一定也就能談社會上其他的問題。

基於這一個觀點，我原無意於把所談的問題，局限在經濟的範圍之內；本刊又為一種社會性的刊物，不側重高深的理論，單只就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來看，又那一件不可以隨便談談？既是我的這一見解，未能為當時主編胡伊默兄所認可

，他以為一個人最好專談某一類的問題，這樣在自己既便於搜集資料，來聚精會神地加以探討；也容易得到讀者的重視。如果談的問題太雜，不管你對於這些問題都是如何地熟習，在一般的讀者看來，總不免有些覺得是東扯西拉之感。作為一個主編，他這一番意見，可以說是對於刊物本身和作者，都有着種種的好處；我於是為了在本刊上曾經發表過一篇經濟論文，而再不得不接受他那寶貴的意見，專談些經濟上的問題。

## 三、立言的苦痛

談經濟問題，雖說離開不了政治上的認識；但在分晰當前的經濟現象，把握其發展過程，而作出某種預斷性的推論的時候，可萬不能存政治上的偏見，以為一己的好惡，可以左右事實的發展。事實勝於雄辯，在無政府狀態的經濟社會之中，經濟之發展，每只能因措置之不當而更加混亂，決不能為簡單的希望或一紙官文書之指示，而有恰如其所意的變更。所以在這兩年之中，特別是在最近這一年多裏面，明排着經濟的情形，是會更趨惡化，而要在這同時，作出較樂觀的推論，那不僅是問良心不過；而且，事實的驗證，將使論文和作者，同樣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立言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例如推測到物價還要高漲，又就心這會成為奸商發動漲風的藉口，又如明知當局之某一決策，難收預期的效果，



甚至於會適得其反；而按照我國特殊的國情，似不宜有這樣太直接的批判。又如臨在一個危機將要爆發的時會，本應該提醒大家，使知有所警惕；又就心會有過於危言聳聽之處。又如針對時症，本非無積極的救治之方；但在施行救治之先，還得要有個改弦更張的要求，貿然地主張改弦更張，每難免負不諱於言之疚。

每成一文，必須洗刷數次，儘量地減去一切直接或間接會發生毛病或麻煩的地方，真正是有着許多的難言之痛。譬如在談到官僚資本的時候，在措辭上就比某些官僚們互相間的攻訐之辭，都不知要溫和到若干倍。這一種作法，就曾爲幾位比我年事較長的先生們所不滿，覺得是太缺乏青年們敢說敢言的勇氣；而且這樣拿着許多欲說不說，半吞半吐的文辭來饜讀者，又怎樣對得住讀者？

哥白尼以證明地圓遭殃；人猿同祖的說法，至今還不能列入美國某一州的教科書中，爲了還有些人在畏懼真理，以致於談真理的人，便不能不要有幾分敢談真理的勇氣。不過，在作者固然要拿出良心和勇氣來，把真實的事蹟，和其所確信的真理，都一一如實地告訴讀者；讀者也應該要體貼作者之不能已於言的苦衷，不致有阻遏作者表達其良心和勇氣之處。

例如我在「一年來的國內經濟」一文中，結處說到「就應該注視到這一個嚴重的局面，而思

有以求安全有利之方。民國三十六年，再不能這樣白白地過去」。提以「嚴重的局面」和「白白地過去」這幾個字，我當時已經是相當的審慎，因爲我至少還沒有明白地指出那將有更嚴重的局面到來，也沒有直接說三十五年是白白地過去的。爲着不違背自己的良心，不違背現實中存在的真理，可以說我當時也算竭盡了我的勇氣。只是年紀上了四十歲的人，顧慮太多，總怕說的過火；直到刊物出版的同一天，報上公佈了主席的元且播講，乾脆說三十五年是「坐失良機的一年」，我才放了一個心；隨後漲風迭起，經濟的危機日益暴露，卒至嚴重的局面，已成爲大家公認的事實，我方又放下了第二個心。

然而即使我是這樣的審慎，仍不免有人說是過於悲觀，誰不願意有樂觀的看法，其如事實未能盡如人意何？至於說到沒有積極的建議，和沒有談到措施的得宜之處，這樣我想最好還是不說的好。事實是擺得很明白的，經濟上的危機，每導生於人爲的干擾；有許多要改弦更張的地方，雖說是帶着消極性的形式，却有積極性的內容。從抗戰到現在，對於主持經濟政策的人士，業經兩度更易，許多既定政策，如專賣統購統銷與黃金政策等，先後多被認爲失常而予以取消或變更；難道說這些在當局都已認爲其失常的辦法，在我們這自由的言論界之間，還必得要說好不

每一經濟措施之得當與否，是當面見效，昭然在人耳目。「從不足以自行」，在當局之採取經濟的措施，自是爲着改善經濟的局勢着想；這猶如醫生之治病，也是希望着病人之得能痊復。既然懷疑醫藥之是否有效，並不等於有意和醫生作對；則研討措施之得失利弊，自亦無故意挑剔之意。如果只一味說好，又何貴乎有此言論；設當局亦覺其失常而有所更張，立言者更將何以自圓其說。

話雖如此說法，寫作起來還不能不打幾分的折扣，譬如遇有一新的措施，雖明知其難獲實效，當其頒佈之始，亦不使於作太失望的估計。這不止於是「世故」而已，還爲了對於其在預計中之良好的結果，賦予一部份的同情，所引以爲憂慮者，只是方法之是否適當，與作法之是否能澈底而已。

總之寫經濟論文，比較表其他政治上的主張，要爲吃力而不討好；這就爲了其所論斷的一切，都要經得起時間上的驗證，與事實上的考驗；而且論證的時間，既是那樣地快，考驗的事實，又是那樣地明顯，一點也馬虎不得。

我寫了這許多的經濟論文，如上所述，我自己多嫌其未能寫得明瞭，透澈；光陰很快就過去兩年了，而所面對的經濟的情況，又仍未可樂觀；不問環境是如何的困難，要說的還是應該痛快的說出來，今後當以此自勉。

# 議憲雜感

胡國亭

言論越自由，越是不敢隨便寫文章，因為在不自由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拿小孩子的態度，吵鬧鬧，說錯了，做家長的也不好意思十分的認真，現在，政府讓我們自由了，並且在不久的將來，還要我們做國家的主人，這正是小孩子學習做家長的時候，說話便不能再隨便了，所以我許久不敢寫文章，今天接着湖北論壇的來信，說本年四月是湖北論壇出刊兩週年紀念，一定要我「惠賜鴻文，以光篇幅」，這真使我着難，應酬文章都不敢寫，還敢寫什麼鴻文嗎？但是文債索得太認真了，只好把我去年出席國大會議雜記，抄錄數段奉責，無以名之，名之曰「議憲雜感」！

## 一，東方的民主精神！

民主，本是西方政治的產物，可是搬到東方便變質了，歐美的民主精神，是少數服從多數，無倫是何會議，在沒有議決之前，每個出席人都可以儘量發表意見，既經議決，少數便是犧牲成見，服從多數的決定。只有這次空前的國民代表大會集議了一個多月，始終是充滿了要多數服從少數的空氣！各黨各派要蔣主席保證通過政協憲章，否則退席；邊疆土着民族代表要求憲法規定少數土着民族權益，否則退席；新疆代表要求

高度自治權，否則退席；已經小組審查修正的草案，和經過二讀會通過了的官吏不得兼任國民代表的條文，某巨公要求代表們否決和複議，否則掛冠引退；這一片以退為進的呼聲，窒息了每個有熱血者的心靈，所以在廣泛討論時所發出的呼聲，也很熱烈，然而結果呢？終歸是多數服從少數！這便算是民主嗎？我有點懷疑了，但是回想到我國數千年的歷史，又不覺恍然！因為這比較四萬萬人服從一個人總民主得多了，我不禁為東方民主精神前途而幸慶。

## 二，羅漢請觀音！

爲什麼要多數服從少數？我頗不了解，曾經請教於有道，承告：「國民黨是執政的黨，在這次國民大會中，各黨各派好比是國民黨請來的客人，主人對客人總要客氣點，所以多數的意見也不能不犧牲……」這一指示太明瞭了，我才知道十年前受選民付託之重，到今天不過是在主人底下權且充當一個小招待，招待頂撞了客人，自然是有失禮節，同時，令我想到羅漢請觀音的故事，羅漢雖然有些豪邁之氣，但是見了觀音也不能不低首下心；何況如來佛正在上面大聲疾呼：「對客人要禮貌」呢？無怪乎一切無異議通過，縱

然不迎也要過，然而，民意之謂何？代表之謂何？會議之謂何？

## 三，怎樣款待佳賓？

招待們侍奉客人，照例是有時間性的勞動服務，果如超出了勞動之外，而要招待們思想和意志投降，那是極不容易的事，因此，怎樣款待佳賓？便成了主人和招待間中爭論的問題，在主人方面，以爲只要佳賓能够歡洽終席，什麼可以犧牲；在招待方面，便認爲犧牲是有限度的。當綜合小組討論國體的前夕，某親承「國父教養過的主人，便向招待們說：「三民主義共和國」，這碗菜是客人不喜歡吃的，還是撤下席來，放在前言裏罷！於是招待們怒吼了，不識時務的我也憤慨的說：「我們款待佳賓吃大菜喝美酒，甚至於送幾件蟒袍玉帶，那都可以，我們決不反對，如果說客人不喜歡我們的祖宗牌子，我們也就把祖宗牌子拋去，那我們只好洗手不幹了！」招待們聽了，發出一陣掌聲，某主人也似乎有點感慨，只好聽憑招待們去款待罷了！

## 四，權能一元論與二元論

憲法本是人民和政府間的公約，什麼是人民權益？什麼是政府的職掌，都應該有具體的規定；換句話說：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種制度，憲法中都應該明白的指出來，可是，這

次會議開始，大家便爲「五五」憲草和政協憲草，把頭腦攪昏了！甚至於有人把「五五」憲草和五權憲法也混爲一談，其實，五權憲法是權能二元論的結晶，國父在遺教中反復的指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二者不可混淆；「五五」憲草和政協憲草，都是權能一元論的產物，不過「五五」憲草是把權力集中於總統，政協憲草是把權力集中於立法院，其剝奪人民政權的精神則一，在討論立法權過大的時候，張知本先生曾經有一個

警鬧的引證，他說：「總理告訴我們，人民有權，好象坐汽車的一樣，叫司機的開到那裏便開到那裏；政府有能，好象司機的一樣，主人要開到那裏便開到那裏，這便是主權在民的意思，現在說人民的政治知識不夠，把大權都交給立法院，難道人民坐汽車都不會嗎？」張先生的引證，固然是博得不少的掌聲，但是畢竟逃不出多數服從少數的運命！尤其是大家只知道集中於權能一元論和二元論的爭辯，而把經濟、社會、教育各種

制度都沒有具體的規定，只是列舉幾個條文，我以爲這是不夠做今後建國法典的。

抄錄到這裏，朋友問我，爲什麼不題制憲雜感，而偏說議憲呢？我說憲法早經各黨派朋友制好了，我們去年被召去的代表，不過發點議論而已！所以感想萬千，如果真讓我們制了憲，那還有什麼感想可說呢？其實，政治的幕帷，是一層更比一層黑暗，感想又有什麼用處？所以我也不能再抄錄了。

「國法的至尊性，適與武斷權力相違反。四境之內，大凡一切獨裁，特權，以至廣泛的裁奪權威，均被屏除。英吉利人民受法律治理。某一入犯法，此人即被法律懲戒；但除法律之外，再無別物可將此人治罪。」

——戴雪釋「法律主治」之意義——

# 未名雜文

曉淵

110

## 一、我愛好維特和魯涅等人的憂鬱

法國十八世紀徹底反對中古世紀一切，大革命的進行，政治上，政治思想上，一切社會科學思想上都在激變之中。但是法國此期文學並沒有改變，仍守着亞力山大底格言，抱持形式主義，雖是福祿特爾，這十八世紀法國乃至全歐洲變改的領導者，也仍是如此。反之，十八世紀的德國，一切雖是專制的；但思想上則是自由的，詩的方面，從萊星Lessing到歌德，形而上學方面，從康德到謝靈Schelling都是在自由的進展着。十九世紀初葉，法國文學才顯見新的變化，這是由於兩大原因：一是盧騷思想的影響；二是由於當時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當十八世紀末期，法國文人學者反逃到德國及其他各國去，他們爲了逃避革命恐怖，或爲了逃避帝政王政的恐怖。這些遠適德國及各國各地的學人將所受到的新的影響，介紹到法國，以致促起法國文學上的變化。這十八九世紀之交，無論從盧騷來的或從德國來的影響，要都是對於十八世紀法國傳統文學爲一種反抗。這反抗的內容，亦并不相同，有的是反專制宗教等，有的是反共和主義，有的是溫和地傾向於自由主義方面。「傾向自由」是法國十八九世紀之交的文學及一切方面的總的趨勢，雖是夏多利安，這樣贊美王政與宗教的巨人，也在文學上有自由精神的表現，對於十八世紀法國的規則的形式的主義有其新的意味。

所說的十八世紀法國在文學上的形式主義，意思是說它重視形式的儀節和虛偽的情感，而輕視自然和情感。以男女愛情說吧，第一，他們只是限定於同教養的階級內，一個侍從愛了一位皇后，一位貴婦人愛上一低級社會的人，這二者都是不會有的。第二是他們只在貴婦人沙龍裏或花園裏，追求又逃脫，前進又退後，談話中充滿着曖昧，暗示和遁辭。馬里蒂(M. C. Mariti-voix)的戲劇中：一個跪下的情人將女人帶着手套的手指按在唇上時，還仍

然保持一種優雅的態度。這一切正是虛偽形式的表現。盧騷對此，如他對其一切一樣，他推崇自然狀態的愛情，而且認爲是一種不可抵抗的情慾。在其新黑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小說上，聖普洛St. Preux雖具有一切武士風和美德，卻是一個滿裝着情慾的發電機，在克拉倫斯灌木叢中的第一接吻時，是發生着一種雷電似的轟震和大火，而且當尤麗Eliane屈身對着聖普洛接吻時，她暈着了，爲情慾所壓倒。這情慾的充分表現是有異於因襲的形式主義的一點。再要注意的，是尤麗係一貴族的女兒，而聖普洛則不過一小市民，是階級的不同了。勃蘭克斯說得非常之好，戀愛的情慾使一個愛不平等的平民起了發展自我的決心，情慾本是創造平等的。盧騷還以婚姻爲神聖，爲美德。他以美德爲自然狀態的產物，是與「自然」相調和的。這裏盧騷是將結婚認爲係社會契約關係，一個婦女一面忠實於社會婚姻的丈夫，一面也以情慾酬報她的情人。他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情慾，與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婚姻美德，都是一貫的。他的懺悔錄上那些縱慾的紀述，是說明了他這哲學在生活中的實踐。夏多利安是將他的人物的情慾和情調與自然滲透融合在一起，這一點是比盧氏做得更多，阿達拉中的男女主人公更是自然的孩子，其表情像暴風雨，像烈火；不過究竟夏氏不能擺脫掉宗教(加特力)虔信，保有禁慾色彩，試看那印地安的女兒終於在情人懷中服毒自殺了。但是，那年青魅人的印地安女兒在自殺時，還是說出了她的情慾，她說，如果她能够永久地被擁抱在她的情人的懷裏，即使上帝和世界全歸於毀滅，她都在所不惜的！盧騷與夏多利安都是法國十九世紀在文學方面(在一切方面)的新人。盧以自然哲學立場反抗舊的因襲的，夏以盧之自然哲學的影響及其對加特力教的虔信，亦對於舊的因襲的起了反作用。

隨着資本主義漸次發展，封建王朝的殞落，法國及全歐在十八世紀，是

暴風雨時代，多少帝王被黜或被送上斷頭台，一千餘年的宗教是被推倒了，一個平民或者一個小兵可以取得皇笏。此過渡期中，直覺的自然哲學成了自然神教，自然狀態就是美德，在自然狀態下，一切是自由的平等的，男女關係是赤裸裸的情慾的。一切帶有原始野人的氣息。一切可以「自我崇拜」——請來描其時的中心精神，即是自己不再是全體的一份子；而是縮影的全體。個人是什麼都可能的。個性的發揮是應不受限制的。情慾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時代的精神雖是如此，現實的社會并不能同速度地前進。即是個人情慾的法則與社會的法則不相調和，後者對於前者總是一種桎梏。而當十八九世紀之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進步，又尚未達到可以解決這不調和的難題的程度。這裏，來了天才，智識分子等的各種苦悶的根源。這苦悶，自然是各種各樣的，大家并不相同。

「維特」是馬賽歌前期的智識分子典型，他的煩惱不是無望的憂鬱；而是一種漠然不安地預感，即預感到那時代大風暴——以法國大革命為發端的舊社會體制法則的崩潰，即將到來。比此晚出十三年的夏多布利安的「魯涅」，則是絕望的，虛幻的，憂鬱的，對於什麼（連打呵欠）也厭倦的，這正反映那在法國革命恐怖於一八〇〇年遭受頹挫，王政復古後的一般智識份子的心情。不過「魯涅」究竟是夏氏的作品，與「阿達拉」一樣，仍然回到他的宗教虔信上去，仍有以宗教修道精神來禁慾的企圖。魯涅當其姊姊阿美麗不再與他親近的時候，他感到無名的冰冷與悲苦。以後聽說他姊姊要入修道院，他就趕去見她，而趕到時，他姊姊正在進行那淒涼的落髮修行的儀式，阿美麗的頭髮已經從剪刀上落下來了。他跪在她的身旁，同時，她則遵照儀式像死屍似地爬伏在教堂的大理石的地板上。他聽到他的姊姊嘔喘的新禱，請求容赦——她對她弟弟所感到的那罪惡的情慾——這時，他才明白他姊姊所以要躲避他，不靠近他的原因，他暈倒了。這裏是魯涅，也是魯涅作者的最後出路，當然是禁慾的表現，一種宗教誓約的實踐。這是與新黑洛伊絲的作者盧騷，以及與維特的作者歌德是不同的，後二人是不如此禁制的，尤其是

盧騷，他的氣息與氣象是明朗的，他盡量縱放情慾，他的縱情，在他以為正是自然狀態，正是美德。但是魯涅又究竟是十八九世紀之間的作品，即是說，它仍然不能脫離那時代的烙印。無論阿達拉，無論魯涅，首先，它的題材就是對於宗教為一種褻瀆與不敬。夏多布利安忠於帝政，忠於布蓬王朝，忠於宗教，他的大部份政治生活（除下晚年）都是如此。然而夏氏精神生活上，無論如何，是空幻的，厭倦的，什麼也不相信的，是無限憂鬱的，與他所創造的人物魯涅一樣。

對於盧騷，他的自然哲學究竟如何，茲不論；惟他那一種縱放情慾的生產的野人的瀟灑氣息，我是愛好的。對於維特，他的情慾法則受到社會法則的措制，在彼時，科學哲學發達的水準上又不可能有一種合理理解以救助維特，我是理解，而且萬分同情的。然而對於上面說到的夏多布利安的那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雖是作者以宗教為出路地來作禁慾的企圖，我也是愛好的，因為那作品寫得實在是太美麗強烈了，而且，我們在現實社會上，有時却也需要一種修道精神來自制，自拔。現在已經到二十世紀中期，我們中國如何呢？我們如何呢？我們，不是嗎？不是仍然在幾千年來的舊社會舊道德的桎梏下嗎？倘若我們無欺地說，我們不是要衷心崇拜盧騷嗎？我們自己不就是一維特，聖普洛，或魯涅嗎？倘說，不是的，那不是你在說謊嗎？今日浮在中國智識份子頭腦裏的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哲學科學許多名辭，實際上尚未能解決中國今日智識人士的真實的苦悶。

中國現在也儘有以世界為範圍地站在時代的最前線者；但是，更大多數智識份子還是分有維特魯涅阿達拉聖普洛等的苦惱，憂鬱，悲愁及空幻等等精神。這是當前政治黑暗使然；一面也由社會文化墮落後所致。從正確的科學哲學見地來清算這種智識人士的苦惱的啓蒙運動，還是有必要的。至於我個人，我說過，我是愛好以上所說的那些人物的，即是我——聞散潦倒的我，領有那些小說人物及其作者的氣息，只有革命工作可以沖淡（實際上清算，法除）我那些法國百年前的氣息吧！

## 二 古森林以及修道院之內的無限憧憬

近幾年嘗聽到神農架大森林的傳說。據說，那森林有一二百里之大的範圍，那裏面，有各種巨大的獸、鳥、蛇、寶物，藥材，各種木料，還說不定裏面還有什麼野人，與我們不同的人，有千百年的神話，有無限的隱秘；但從來也沒有人敢走近它，及沒有人深入過。我會被這傳說的大森林，帶原始性的精密的莽野所迷惑。我企想有機會能前去尋找那野人，就在那裏過荒莽生活，如此，我將忘記這文明社會一切，徜徉高歌於叢林裏，那中間一定有些青年野人的野女性，可以酬唱歡狂。這樣，我憧憬着。前不久，又看見關於神農架的報道，原來是些官吏前去拓莊，想發開木料，淘金去的。才知道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是木料，荒石。不要說沒有任何女人，沒有羅曼絲，并恐怖的野獸也未見到一隻。周圍是一些一年半年看不到鹽的窮人，然而却有保甲長，鄉公所，在統制他們，剝奪他們，抽了徵糧，只有一個樂師爲這般官吏作導，看樣子倒像是有些神話意味，然而這樂師沒有智慧，沒有超人表現；只是窮酸與庸俗。那兒沒有識字的人，但他們却告訴你，森林高山深處有薛剛的點將台，他們子子孫孫又從未深入看見過。對於森林，除這一類神話外，他們什麼也不曉得。他們不是另一社會的原始性的未文明化的生人，反之，他們和我們一樣，正在過文明社會的保甲生活。可咒咀的荒莽，我再也不夢想它了！

神農架又成了淘金人們的樂園。只要是一座爲煙雲林樹所封禁的深山，那兒有生人有野火燄的叢莽，都是我的一個夢。任何無盡的海天呀，只要沒有人沒有人就好呵！可是如今沒有了，中國到處都有統制，有官吏們顯的字，有歐羅巴人或美國人，或他們的房屋。印地安大森林裏面，如今也盡是秩序，政治政治以及政治的血。那酋長夏克塔以及另一酋長的女兒阿達拉，如今還有沒有呢？（見夏多布利安的阿達拉）那高騎駿馬的英雄，把伏虎狼的迷人女郎竊在馬上，揚鞭越荒野以去，在森林中，在衆男女裸體圍火歡歌狂舞

中，在那有詩人有哲學家的一羣野人中，放下女郎來，割下他的美麗髮來，侮辱她，蹂躪她，拿着鞭子不讓她哭。火呵，笑呵，哲學家智慧的督視呵，把女郎橫掠在馬上，騎士又隨着鞭子絕塵而去了。又是峻山，又是一個遠洞，其中盡是殺人的猙獰吧，盡是生氣，酒氣，雷轟樣狂歡狂歌，大家醉了。於是女郎掙斷了繩索，拿着她底仇人的寶劍和手槍，一劍對準仇人胸口刺下去，但是沒有濺血。仇人那俊美的英雄却仰面現着微笑！「你勇敢些！」「……」那末，劍柄給我吧！她給了他，馴良地。這以後，洞裏又在狂歡狂歌，他們在慶祝女王加冕了。（復仇）這羅曼絲如今那兒去了？任何經過測量過的有邊有界的地方，縱讓它如何深廣幽幻，我不要，任河有法則，有市價的地方，縱然有女人，那也是沒有靈魂的，我不要。我要到無限的不可知的，只要有阿達拉的，任何荒野江天無人的地方去，在暴風雨裏，相牽相扶着逃亡，逃到那有火把熊熊的地方就到那兒住下，住到死滅！可是，沒有淘金者的國度，如今在那兒呢？全然沒有了，沒有呵！到處是偽善，法律，道德，智巧，米達尺，鍊架！那灰衣長鬚的慢步深幽的聖人，那佩劍跨馬的武士以及酋長的女兒，走盡天涯也遇不着了，我負着這社會的苦勞重担到何處去？到何處去？

我要走向高僧。與其受社會法則的啃噬，折騰，寧願寂寞地虔守聖黨的誓約。偉大的上帝，有修養的高僧，懺悔的修道女，這些聖靈呵，給我安息，給我力量，我跪在你們的腳下！聖水，聖餐，一滴也好，一滴也够洗滌我卑污的靈魂！現在看見了教堂，聽到了修道院的鈴聲，過到了修道士，我就感到和平，感到聖潔，感到安息與光榮。深夜裏，傳來了那高建十字架的教堂的幽渺的鐘聲，我的心靈震顫，我流下了眼淚，但我旋又感到清明的愉悅，沒有憂鬱，沒有憎恨，而且彷彿得到一種啓示，啓示我原有一切，可憐一切人，感到援手人類的道義與力量。絕望的人們，犯了罪的人們，只有高僧可以救你們，走近上帝，上帝賜安寧安息給人們！虛騷的信徒，一個縱慾者一個自然主義的自由者能同時更爲上帝的信徒嗎？當對社會戰鬥敗北時，若

果不能自殺，他就可能避到修道院去，而且一定是如此，我誠實的自白，就是如此。說到自殺，只有一個原因不能自殺，那就是在人類裏面還有所愛的人，自殺對於所愛的人是一種殘酷，這是想也不敢想的罪惡。爲了所愛的至親，爲了對至親愛的一種不忍之心，若不能深入森林叢中，就走上上帝，寧願守天國的誓約。虔避天國的誓約，靈魂尚可得到慰安，死守社會的法則，只有更增靈魂的痛楚，同是禁制情慾的，沒有原始的印地安森林，那能不選擇了前者？

拜命着紅衣，輝煌地踏上希臘境土，參加獨立進軍，這時拜命是聖者，這曾經，而且到現在還是誘惑我的一個方面。而且佛洛倫斯，拜命，羅馬，希臘，修道女，教堂，聖馬麗亞耶穌，連這一切地名人名，一直就迷亂着我，誘惑着我；并並也同時救援了我。

現在我只是渴望着，無邊無盡地，無從言說地渴望着，憧憬着，我要在野火的無盡森林裏，跪在那年青的女郎前，或者伏在上帝的脚下，痛哭與狂笑，沒有任何別具其樂！

本局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奉 湖南省教育廳來鳳三字第一三零九七號通知轉奉 教育部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國字第四六四三八號指令特准印行國定本中小學教科用書其售價悉依 部令之規定

供應大批 白報紙 印刷精良

# 湘芬書局

國定中學校課本，  
各科參考圖書；

統辦一切：文具，儀器，體育用品。

發行 定期刊物，經售 中西雜誌。

學校採用 同業批售 特別優待  
外埠函購 售價克己 負責運送  
目錄備索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湖北區 漢口交通路  
武昌中正路



# 時論選輯

## 以真情告訴人民吧

Charles Canning  
守一譯

大多數外國新聞記者及政治觀察家，在研究中國政局發展時，所遭遇的困難之一，是中國官憲的言與行之間，理論與事實之間的可怕的相違。這種相違，用西方的標準衡量，更覺得可怕。對於無經驗的門外漢，事實上這已成為一種阻礙，甚且一種陷阱了。

常常一個計劃在紙面上表現得十分動人，十分廣博，而實際上却從未執行。除了裝腔作勢之外，別無目的。更糟的是，計劃是一回事，執行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個無經驗的觀察家天眞地只看到了一個計劃的浮面價值，不費心去注意它的執行如何，則他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或者說得較坦率一點，他會被恥笑為愚蠢的，莫明其妙的笨蛋。

中國的官吏都是能說會道的。最低限度，就我看是如此。他們的公開發言一定是一套雅緻的，冠冕的，高調的辭令，表面上鏗鏘悅耳。可是正如肉體美不過一皮之深，許多漂亮辭令也經受不起一加探查。假使你過細研究一下，你就自己

會發見它們不過是一大些空話，或者是一派胡說。

中國官場有一種特別的談論事情的方式。他們寧願拐彎子抹角，說一些巧妙的含混的話，而不願據事直言，開門見山。政府官吏所想的很少是他們所說的，而他們所說的，也很少是他們真正運行的。說坦白話，據說是不合乎當官的行為規律的。有時候，他們長篇大論，滔滔不絕，而其實什麼也沒有講。他們總想要面面俱到，叫所有的人都滿意，不得罪一個人。

中國話裏，說一個人「打官腔」，不過是委婉的在說一個人撒謊。因此，一個人爲了要能夠辨別真偽，決定那些話是可信的，那些話是得打點折扣的，那些話是全部廢話，必須有充分的實際經驗，充分的幕後消息，充分的現地觀察。

眼前的事實是舊歷年前大額鈔票的發行。說政府計劃發行五千元及萬元大額鈔票的傳聞。流行本已很久。

中央銀行的負責人員却斷然否認這種消息，

而且攻擊那些說這話的人是陰謀家，是搗亂份子，說他們有意破壞人民對於法幣的信仰，製造金融混亂，以圖達到他們的極端政治目的。政府新聞紙也響應着這種叫囂，一篇接一篇地發表社評，抨擊這種傳說是惡意的虛構，並且勸告人民當心造謠份子。

甚至在二百五十元及五百元關金券（等於法幣五千元及一萬元）對外發行之前夕，一位中央銀行的高級人員還繼續否認這種傳聞，說舊歷年關將屆，政府正竭盡一切力量以求穩定物價，在這個時候發行大額鈔票，簡直是荒誕而可笑的，因爲大額鈔票的發行，無疑地將使物價發生劇烈波動，以致政府的辛勤努力，完全歸於無效。

「有人能够想像，政府會如此愚蠢，自己搗自己的亂嗎？」這個先生問。

這篇話理由充沛，很能叫人相信，而且直發生了一些力量。從中央銀行以及財政部負責人員的堅決否認來判斷，人們自然會以爲國民政府不會作這種事，最低限度，在那個時候不會。

可是事實是無情的，而且他們較之美麗的辭令，也遠爲雄辯而起信。第二天，傳聞已久的關金券發行了。回答問題的時候，中央銀行發言人馬上起來辯護，在極端困難與相當尷尬的情形下，竭力解釋說這兩種鈔票，有其發行之必要，它們會使人民免於攜帶骯髒的大量小額鈔票的困難。如他從前着重地否認這消息時一樣，他着重地



指出，物價不會受影響，因為它們已經穩定了。

原來被斥為「荒誕」「可笑」「愚蠢」的，一夜之間，忽然變成必要的，滿人意的了。而且，像變戲法一樣，物價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穩定了。

要西方人了解這種推理，實在頗為困難，唯一的結論是：這個發言人不是不知所云，就是信口胡扯。換句話說，他不是個大傻瓜，就是個撒

謊精。在這種情形下，無論他是什麼，都是很糟的。

這種言行之間的相違，比隨便什麼，都足以使政府在人民的眼睛裏，喪失信仰。正如林肯總統所說：「你能永遠騙一些人，或者一時騙所有的人，但你却絕不能永遠騙所有的人。」中國人民已經受騙很多了，但他們絕不會永久受騙的。他們已經從痛苦經驗裏了解了，歸根究底，算數

的不是言論，而是行爲。

古語云：「以言教不如以身教」。如果想維持政府的信仰與權威，就必須引起人民的信任，以真情，全部的真情，不加任何虛飾的真情告訴他們。

讓人民知道真情，國家就會安全。林肯的教訓今天仍然有效的，正如他說出他那不朽的言語時一樣有效。（譯自密勒氏評論報三月八日號）

---

「俄國智識份子信念改變的痕迹，可以回溯到三代以上。郭哥里和普希金對於舊俄帝國的批評，較之杜思退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平和多了。但杜、托兩人的批評，比克魯泡特金和高爾基又和平些。沙皇政府在顛覆前數十年，替它辯護的，次等人材都沒有。」

---

——Lyford, Edwards——

讀者來信

讀關於老子問題後

龔學亮

——致杜滄白先生——

杜先生關於老子問題的這篇文章，是發表在本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杜先生作這文的動機，是緣於求真雜誌接連發表了許多專家和學者們對於老子問題的文章，尤其是對歐伯李季兩先生。

這裏關於杜先生同情歐李兩先生的及其申述老子是代表小地主的種種，因為篇幅的限制，恕不及述，單舉杜先生說：1.我們知道，老子所理想的社會。並不實際存在，……老理想中的社會，就是他親口形容的「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實在是老子種種傳統觀念和種種幻想的混合，不能拿

正內目中等人言）企圖社會的一切人都能以道德樹立自己的，本人對老子曾經草率的研究過，寫書約十萬言，與古今一切研究老子者不同，過去一般人對於老子都是以王弼河上公等的八十一章為定本，而本人研究結果，不但八十一章的分法不對，就是其他任何分法亦同樣不對，我的書名，叫做羅氏老子研究，中間的主要部分是老子章句更正，內目只有十五章，一、道論，二、德論，三、道德的政教

與黨正州長，四、農工商的道德論，五、事業家的道德論，六、制作家的道德論，七、貴賤辱患的道德論，八、士的道德論，九、德行者的道德論，十、王官問的道德論，十一、侯王道德論，十二、王公道德論，十三、聖王道德論，十四、國際道德論，十五、結論——致當時各國王等，杜先生所舉的小國寡民這段話，本人根據這段這章（指我所分之第十五章下同）和全書的論理系統來說，這樣社會現象，不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是在描寫他所親見的腐敗社會，正是老子所要將他改造的社會，照他的本義講，應是如下的解釋。

在未寫出這解釋之前，有幾句話先要說的，即老子書被後人誤會得最厲害的，就是小國寡民這段話，以司馬遷之博學能文，在其所著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把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老死不相往來等句之上，硬冠以老子曰郵治之極的，無怪杜先生說這段話是老子親口形容的理想社會，究竟這段話的本義，據這章的論理系統看，意義是指當時一般封建國王政見的錯誤，對外不講究國際政策，對內惟恐人民的交通便利，學術發達，千方百計只想培植自己王位的永久，明此，這段話，只把頭兩句解釋出來，一切都可明白。

分解：小國，非單指的某一國，乃是就當時一般國家說的，因為那時的國家都是小國，故以小國詞代之。寡，德薄的，什伯，什同，甚，伯音博，古為密字，博音音同，此伯字在這詞中，係密字之假借，什伯，即甚密，什伯之器，作甚密便利的東西解，伏下舟車甲兵言。合釋：言一般的國家對於人民真是薄德，（小國寡民）甚密便利的東西，都不告他們使

用，（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叫百姓都看重人生的死而不輕於離

開自己的故鄉，（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至於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

有甲兵無所陳之等句，係承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言，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老死不相往來等句，係承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句言。

以上解釋，我是根據這段這章和全書論理系統上去認識他的解釋，這章是從告言甚易知甚易行起，至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止，中間分十二節，每節釋義甚詳，假如要我

把這章完全附寫出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不是我不肯附，而是篇幅的不許可，關於這層，就此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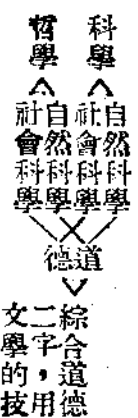
再說杜先生的——老子所理想的社會並不實際存在……不能拿現代人對形式的觀念和理想去救會的——這一層，據我研究，老子所說的，都是能够實現的，所謂告言甚易知甚易行，並且是現代人所急需實現的，關於這層的陳述，只把我的老子章句更正一前提，寫在下面，就算很多。

老子章句更正——前提——

一、本老子章句更正，是科學哲學文

學揉合而成之一部道德社會主義教科書。

二、公式：



三、說明：

1. 自然科學，本包括天文，地質，理化，生物，社會，人類等

學科而言，但新興的自然科學，是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的宇宙觀，企圖從最簡單的位置變化開始，到最複雜的生命爲止，

作一種統一的說明，本書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等語，就是這個統一的說明。

2. 自然哲學，據唯物辯證論者說，哲學，就是科學的代數，——原來代數在數學方面，爲解決問題之一種補助方法，職在化難爲易，科學的代數，意即

思惟之公式，——是一般的方

法論，同時又是論思惟的學說，本書道，無有等字的提出，是不是自然科學的代數呢，又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等語，是不是思惟自然的公式呢。

3. 社會科學，本括着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教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律學等學科而言，但老子不是這樣清分的分析，而是將這些門類的學理渾化，把學術政教建築在真理的基礎上，企圖社會整個（括更正內目中的人）都從這真理的學術和政教上去解決那有史以來因經濟問題而發生的糾紛或戰爭，看本更正題材的排列，可以明白。

4. 社會哲學，一是人生觀的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二是人類心理的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三是把道德的精華灌注在社會全部

（指更正內目中的人）告人做人，做社會人，做現代化的社會人，看本更正各章的內容，可以明白。

5. 再說文學，就各章看，每章是一篇獨立的小品古文——一種社會性的小品文，就全書說，是一部舉世無兩的道德社會主義教科書，說他是一部人文科學的實施方案亦無不可，沒有這樣文學技能的，恐怕五萬言五十萬言都說不了，況僅五千言，道德二論，足見老子歸納思想的偉大，綜覽全部，又可見老子演繹創作的絕技。

四、老子適用現今中國的舉例：

這裏且把他是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中國道德學說這層丟開，即據本年（二十六年）一月五日出版之主流第一號載——一代的意志與行動——一文，其前提：中國不變必亡，中國再亂亦必亡，一個變而不亂之不流血的革命乃是中國唯一的出路，這是最近國內一派知識份子，感於復員年來之仍舊內亂，國家治安瀕於絕望，於是

審時度勢，發起這新革命運動的一個邏輯的三段論的結論，現正籌劃如何促進這運動能迅速而廣泛地向全國展開與深入，詎料先這運動誕生（也可說遠在二千六七百年時）的本書，已是一個變能不亂之不流血的革命，並且是變革得又徹底又普遍的一具科學方案，可以供給這個新革命運動

去實施，這是老子適用現今中國的鐵證，特識。

五、老子適用現今世界的說明：

本章句更正內容：一二兩章，係敘述大同政教的原理原則，切着真，第三章，乃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大同政策，屬於科學的善，自第四章至第十五章，又是個人社

會國家人類互濟成美的一個實施方案，是一種真善美體系的人類工程學的專門著述，有向國際機關安全理事會提供的價值。

附記：這個前提，不是投機取巧隨便發出的空頭支票，而是一滴一點都能負責兌現的，如果杜先生看了之後，不能決疑，或者要進一

步追求一個所以然時，我的住址是漢陽洲尾後街第五號，只寄一信商量，要如何，便如何，就是其他研究過，正在研究，想要研究老子的同道以及國內外道德學術專家和學者們，除近的能當面領教外，遠的均可照樣辦理。

三月十四日

## 論狡計

「如果有人想阻止某一事業的發展，但又欲使這一阻止的行動表現得很優美而有效，則他可一面偽言自己希望這事業前進，一面却進行着阻止或破壞這事業的行動。」

——摘自培根道德哲學論文集——

## 專載

# 洞庭湖天祐垸案之剖視

賀有年

洞庭湖天祐垸的糾紛，在國民政府統治後，是廿六年開起的，到今天已整整十年了。今天已到最後階段，行政院水利委員會委員長薛篤弼氏，以全國最高水利機關首長的資格，親身到長沙，到天祐垸，執行定案，主持創毀工作。從法律觀點講，應該可以順利進行，迅速完成，不會再生枝節。因爲：這案件的確定，是經過了二十六年行政院召集內政、財政、實業三部，湘鄂兩省政府，並邀請全國經濟委員會派員會商決定，以院令禁止修築；三十二年行政院又召集有關部會商決定，以院令制止復修之後，三十三年五月薛委員長奉行政院院長諭飭，督派湘、鄂兩省建設廳長爲兩省負責人，並召集水利委員會的主管處長，科長，揚子江水利委員會的代表，在重慶開會多次協議的結果。決定的內容，何人負責執行創毀，何人負責監督創毀，以及創毀的標準，所需的經費，執行的期限，都規定得很明白。可以說，這案件的確定，從行政院三番四次召集中央，地方機關的負責人開會討論，從歷次出席會議人員的重要和齊全，從決定內容的詳明確實，各方面面觀察，是盡到了審慎周詳的能事。所有是非利害問題，都經過了熱烈爭辯，詳細分析，才得到最後的判斷，就是現在依據執行的定案。案件決定之後，已經過三年，當時是兩省負責人同意，在法定時間內也沒有任何一方提出異議，到今天確實成了鐵案。今天中央大員親身到實地執行鐵案，用不啻任何人擁護，也不怕任何人破壞。不過，從薛篤弼氏到達長沙之後，一些顛斷湖荒利益的人們發急了，起而作最後的掙扎，直接或間接向薛氏要求乃至要挾，企圖推翻定案，至低限度想做到拖延。他們企圖把問題擴大爲湖南人和湖北人的

對立，掩蓋是少數人爲謀私利而妨害兩省水鄉二十餘縣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們企圖以疏濬洞庭湖的大計劃，延阻創毀天祐垸命令的執行。他們甚至於說，洞庭湖地圖上根本沒有天祐垸，找不着創毀的對象。又說，天祐垸內農民若干萬，創毀了，何以安置這些農民？他們企圖把社會上關心本案的人士弄得糊裏糊塗，如墮五里霧中，不知道天祐垸案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此，筆者感覺對於本案，有加以解剖的必要，並且鄭重聲明，這解剖工作，是以客觀立場和忠實態度來進行的。

天祐垸原爲洞庭湖腹部的一個子湖，名大通湖。面積三百三十平方公里，佔全洞庭面積十分之一。天祐垸水位：據湖南大學教授柳克準等報告，淤地高出低水位一公尺至四公尺不等。據江漢工程局就前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測圖推斷洞庭湖的水位，低水位爲一八、一九公尺，中水位爲二四、一九公尺，高水位爲三二、四八公尺。是該垸淤地在中水位時，須淹沒二公尺至五公尺深；在高水位時，須淹沒十公尺至十三公尺深。天祐垸容量：據水利委員會檔案內劃定洞庭湖湖界報告，大通湖在尋常洪水位至最高洪水位間之容量，約爲三十二萬萬立方公尺。而整個洞庭湖在尋常洪水位至最高洪水位間之容量，約爲四百萬萬立方公尺。是大通湖停蓄洪水的容量約佔洞庭全湖一二、五分之一。如以大通湖容量擠入洞庭全湖，湖面就要擁高一公尺左右。根據上述情形，可見天祐垸即大通湖蓄洪量之大；也可見要疏濬洞庭湖發揮蓄洪的功效，非首先創毀天祐垸不可。主張疏濬洞庭，又反對創毀天祐垸，這是太矛盾太滑稽的論調。

洞庭湖是湖南境內湘、資、沅、澧諸水及瀟湖十餘縣積水匯流之所，是湖北境內長江上游洪流分蓄之區，是湘、鄂兩省蓄洪的天然水庫。天祐堤一築，洞庭湖的蓄洪量大為縮減，兩省瀟湖與鄱江的二十餘縣，即感受水患威脅，每年都有昏墊之虞。所以天祐堤一築，不獨湖北人民受害，湖南人民亦同樣受害。所以二十六年葉開鑫等修築天祐堤，不獨湖北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會代表楊錦昱等拚命反對，湖南南縣泰安堤堤務局主任楊練文等亦同樣反對。楊練文等反對修築文中有一段敘述：「自民國四年以至十七年，先後有李金山等請修大通大堤，張幹卿等請修大通南堤，熊有福等請修大通湖堤，徐國賓等請修載福堤，戴雪岑等請修天祐堤，均係擬就大通湖挽築，堤名雖有變更，地址實即一處。迭經各縣縣議會，各公法團，各公民代表呈由前省長譚，前聯軍總司令譚，前督軍兼省長張，前湖南總司令趙，前省政府主席魯，前建設廳長劉嚴令沅南兩縣制止。其間並以熊義山等違章設局，暴斂擾民；徐國賓等私刑擄掠，嚇詐騷擾；戴雪岑等越佔掠奪，縱兵騷擾，拿究押辦，各在案。」從這裏可以看出，十七年以前歷次反對修築者，都是湖南人。而嚴令制止的一些長官，也大多是湖南人；他們不獨制止修築，並且拿辦首要，是何等嚴正！從這裏可以證明，天祐堤案不是湘鄂兩省人利害的對立，湖南人也是拚命反對的。此次薛篤弼氏到長沙時，長沙大公報張平子著論，主張應速創毀天祐堤。他闡明該堤所加於兩省人民的禍患，揭發築堤圍堤的土豪，劣紳，游氓，痞棍賤蔽政府，結合權勢，魚肉農民種種罪行。發表後，有人責他不應為他省人張目，自等於好細。張氏慷慨激昂地說：「洞庭湖為揚子江的水櫃，為湘鄂兩省的寶庫，是必宜予以保全修繕，而不宜再受凌遲碎割。吾等既同為中華民國人民，則當為全國謀公共利益，不當為某一部份謀私利益；尤不能只顧自己，不顧他人。至於說到此事牽扯太多，吾人應當曲為保全，如孟子所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這是政府中人所有的手段，吾儕小人可不管的。」張氏這一段話，可謂鋒利而痛快！足以代表湘賢剛正之風。從這種公正輿論證明，天祐堤案不是湘鄂兩省人利害的

對立，而是一部份人謀私有利益，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其中並造下了蔽蔽政府，結合權勢，魚肉農民種種罪孽。

洞庭湖裏面究竟有沒有修築完竣的天祐堤呢？那是沒有的。因為十七年以前，迭次請修，迭次禁止；二十六年也只築了堤基。不過，在抗戰期中，他們在原劃天祐堤範圍內即大通湖內，化整為零違令盜挽的小堤，為數不少。所以行政院最後的命令是，將天祐堤堤基及東橫東洲孤兒堤等大堤澈底創毀。這就是說，要將二十六年所築天祐堤的堤基和二十六年以後化整為零所築的一切小堤澈底創毀。澈底二字的意思，是對於二十六年所築的堤基，要創毀到原來的海拔，恢復未築以前的原狀為止；對於大通湖內所有的小堤，要創毀淨盡，恢復一個毫無阻礙的大通湖為止。雖然沒有完整的天祐堤，而如何創毀，行政院命令規定很詳明。怎麼說創毀沒有對象？

天祐堤內即大通湖內，化整為零的一些小堤，一共有多少人口呢？據反對創毀方面的人說，有六萬人。他們主張，如果要創毀，應先設法把六萬人安置。甚至有人擴大到三十萬人要安置，給薛篤弼氏的威脅。奇怪！不是六萬，就是三十萬，世界上那個地方的人口，有這麼夥的數字呢？而數字又有這麼大的距離呢？長沙大公報則謂：查開堤工局的籍冊，不足一千戶。堤工冊局的籍，是比較可靠的。根據籍冊所載，平均每戶以五口計算，也不過四五千人。四五千人的生計，本不能不顧念，但比較瀟湖瀘江地方遭受水患的動輒以百萬乃至千萬計，問題小得多，解決也容易得多。安置這四五千人或者更多的人的責任，誰也不能否認應由違令盜挽的首要來負。那些人是首要呢？據湖南省政府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未建劍二字第二二二九號呈行政院文，呈請復修天祐堤的，是羅壽瀨，戴雪岑，張遠渠，趙啓雍，粟顯揚，鄧壽荃，周權初，謝世基，彭海源，蔡贊助，張伯端，謝逸如，舒禮鑑，黃光洪等十四人，這十四人當然是違令盜挽的首要。他們觸犯了刑法和水利法，應當依法處刑，由他們犯法而招致多數農民集於該地，依法也應當由他們負責遣散安置。他們違抗國家的法令盜挽築壘，還有資格拿農民做武器，威脅

中央大員嗎？

薛篤弼是主管全國水務行政的長官，天祐堤案是他秉承行政院長一手處理的，現在又親來執行院令，主持創毀。他在長沙有極嚴正面堅決的表示，他說，如果創毀的命令不能貫徹，我使對不起兩省水鄉的民衆，也對不起自己的職掌。他表示接受湖南人疏濬洞庭湖的要求，但須先行完成創毀天祐堤的工作。湖南方面，聽說有人幫助斷湖荒的人們講話，是否長沙大公報所說「結合權勢」之效，不得而知。但公正的輿論，則贊同從速創毀，不願意以地域之見維護一部份人的私有利益。至於湖北方面呢？水鄉民衆感情激越，很憂慮政府的政令無效，潰堤的大禍將至，奔走呼號，作自救的打算，象徵着後果的嚴重。而穩練沉着人士，則以過去中央處理本案，是很妥當的，沒有一點含糊。現在派大員來照案執行，天祐堤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土地，決不會再有問題。我們信賴政府，信賴國家的法令，不必作自救的打算，政府決不會讓這件事演成嚴重的後果。

三六、三、一三。於武昌寓廬。

## 何議長為省企業委員會案覆賀參議員函

本人為省參議會參加省企業委員會案致何議長函，載入本刊上期。茲得其覆函，為本省有歷史意義之文件，特續送發表。有年誌。

葆三吾兄大鑒：元月六日手翰誦悉。本省企業委員會，由本會推定委員三人參加一案，弟意亦覺有重行考慮必要。惟經二次大會決議，議長無權變更，祇有留提第三次大會復議，且喜為期不遠，當能商得較好方法補救也。專覆，并頌台祺！弟何成濬拜啓。

三月十三日。

此文成後，見報載薛篤弼氏及各監察委員會開會決定：天祐堤僅餘殘迹，無再事創毀必要；被人盜挽之東橫東洲，孤兒堤大堤徹底創毀，每一公里開一長五十公尺之缺口。筆者個人的意見：關於前者，如果二十六年所築天祐堤堤基，現在僅有殘餘，確不妨礙江洪流入，暫不創毀也可。但盜挽之小堤，行政院命令雖僅指出東橫東洲及孤兒堤二個，而命令中「等大堤」之等字，概括所有大通湖內一切小堤，為當然解釋。而且這些小堤都是在行政院禁築命令以後化整為零盜挽的，當然在創毀之列。據蕭訓氏調查報告，小堤有十個，當然要創毀十個。據本省出席監察委員會的譚麟長說，是先行創毀兩個，其餘的仍照案請行政院撥款繼續創毀。那麼，現在應當注意的是：一、照案要繼續創毀的不可久延。二、所開缺口五十公尺不夠，應當加寬。三、創毀後，應由湘省政府負責監察，不得復築。并由水利委員會及鄂省政府隨時派員查勘。四、整理洞庭湖，應以拓寬濬深，擴大蓄洪量為主旨。其具體計劃，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江漢工程局及湘鄂兩省政府商討協議後實施。

三、一七。補識。

### 湖北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五千至八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一四六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〇一四六號

### 湖北論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第二卷 第四期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人 湖北論壇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印刷所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特約經理處 黃岡黃岡書局  
 沙市啓文書局  
 施南商務印書館分銷處  
 老河口良友書局  
 鄖縣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銷處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歡迎長期訂戶 預收刊費  
 安明八弄